

# 百村调研

第35期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主办

2011年7月26日

## 谁来挑起农村的学前教育

### ——记巴头沟村幼儿园

十一团（河北围场） 国家知识产权局 金文莉

“小鸟爱绿色的树，蜜蜂爱美丽的花，鱼儿爱清清的水，我爱我的好妈妈。”路过巴头沟村废弃的小学，听到里面朗朗读书声的时候，村妇女主任告诉我，这是村里的幼儿园。



#### 村里有个幼儿园

听见这个属于贫困县最偏僻农村之一的村庄办了幼儿园，我确实感到欣慰和感动。

幼儿园只有23个学生，年龄从3岁到7岁不等。

几间平房。一间是教室，里面有三行桌椅，第一行是小班、第二行是中班，第三行是大班。我们进到教室

的时候，大班的孩子在抄写课文，中班的在算算术，小班的就站在那里看图画书。老师说他从县里买了幼儿园大中小班的教学课本，分班对他们进行教学。

旁边一间是孩子们的午睡室，大约八九平，放了几张钢丝床。还有一间是食堂，有三个并排的课桌当饭桌。再有一间就是老师夫妇和寄托的4个学生的卧室，孩子们跟老师一起睡大炕，说是这样便于照顾，怕他们晚上摔下床。

幼儿园的游乐设施就是教室外面的土操场，以及操场上一个已经没有篮框的篮球架，一个转不动的旋转车和一个生锈的踩上去哐哐响的滑梯。孩子们疯也似的玩得很开心。

### 办园有心却力不足

今年51岁的徐凤民既是幼儿园的园长又是老师。他从1997年开始就在内蒙古教小学，去年由于老伴得了病，他们回到了巴头沟村，正逢幼儿园前任老师离开，便把幼儿园承包了下来。

谈到当初承包幼儿园的初衷，徐老师说“以前在学校教书，很喜欢这个职业。无奈老伴有病，只好回来。村里对我印象不错，看孩子们也很可爱，虽然挣钱不多，但是很有意义。”

问到幼儿园的收费，徐老师从抽屉里翻出账本，逐个给我念：“走读的学生每人每年培训费300，保险费50，书本费140，间餐费300，午餐费600……寄托的学生每人每天多交4元钱。这样算来，走读的学生半年所有费用880元，寄托的1480元。学生交的钱主要都用于他们的书本、文具、吃饭等，

一年1个学生纯收入能有600块，23个学生就13800，收入基本上够老伴的药钱。”

徐老师老伴得的是精神抑郁症，药费不属于新农合的报销范围。他有三个孩子，两个女儿都成家了，儿子在大连打工。负担不算大，现在愁的就是儿子结婚没钱给他买房子。

问徐老师办学有什么困难，他说一个是老师少，只有他一个人，照顾不周到，也没法开展音乐美术这样的课。想再雇一个吧，钱少了没有人干，钱多了又雇不起。

承包幼儿园一年场地租金是500块钱，当初徐老师承包过来的时候，自己掏了4000块进行了修葺和粉刷，所以乡小学给他减免了第一年的租金，村里也给补助了1000块钱。但是后续幼儿园的所有开支都从学生学费里走，村里人承担不起太贵的学费，所以就目前的学费而言，是肯定雇不起老师的。

“另一个是想更新一下桌椅，给孩子们添点玩具什么的，”徐老师接着说，“但是也没有钱。”

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他笑了笑说，接着干呗，好好干，如果有生源的话，也希望能再扩招，孩子多一些，规模大一些，能够改善改善幼儿园的条件是最好的。

### 幼儿园承担了“托儿所”的职能

孩子们统一黑黑的小脸，脏脏的衣服。23个学生中有18个是走读，有5个是寄托。走读的学生每天早上被家长送来，下午放学被接走。寄托的学生，就吃住都跟着徐老师，有4个孩子是由于家离得远，每两周回去一趟，有1个孩子是一年才回家一次。

“孩子们如果生病怎么办呢？”

“平时就自己掏钱去卫生所买点药，如果严重的话就通知家长。”

陆文豪是这里唯一一个常年住在徐老师家里的寄托生。因为他家没有老人，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带着一个2岁的弟弟跟着父亲。他也是那么多小朋友里面最羞怯的一个，跟他接触了几天才肯跟我说话。我问他：“爸爸妈妈什么时候接你回家呀？”

“……”（“寒假”，是旁边的小朋友代他回答的。）

“想爸爸妈妈吗？”

“想。”

“每次回来爸爸妈妈给你买好吃的吗？”

“给。”

吴俊娇和钟亚楠也是寄托生，但是性格活泼开朗，问她们：“老师做的饭好吃吗？”

“好吃。”

“想爸爸妈妈吗？”

“不想。”

“为什么不想呀？”

“……”（两人低头不说话。）

“每天放学都做什么呀？”

“看电视。”（马上又高兴起来。）

“都看什么节目了？”

“喜羊羊和灰太狼。”

“还看什么啊？”

“英语。”

“你们都会什么呀？”

她们马上背起来：“苹果苹果apple，桔子桔子orange，桃子桃子peach，香蕉香蕉banana……”

徐老师在旁边乐呵呵地说，怕自己的英语发音不标准，给孩子们买了英语光盘，晚

上的时候给他们放。

巴头沟村由于有自己的果树种植和树苗培育等产业，外出打工的不多，留守儿童现象并不明显。家里条件不是最差的人家都把适龄的儿童送到了徐老师的幼儿园，这样大人白天可以把时间腾出来干农活，徐老师那里既是幼儿园，也是托儿所。

### 自主办园解决不了的问题

巴头沟村幼儿园的收费跟城市幼儿园比起来算是相当低了，但即便如此，比起十几里地外实行义务教育的乡小学，也是高很多。乡小学实行住宿制，学生的学费、书本费、住宿费全免，每人每月只交五六十块钱的饭费。农民自己说，小孩上了小学比上幼儿园便宜多了。

走读每月100多块的学费，寄托每月200多，对于种地的农民来讲，已经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但是对于学前教育经费没有被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全靠学生学费用作所有开支来源的幼儿园来讲，又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样的条件之下，能够有人承包办起幼儿园，对村里的孩子进行学前教育，已经不容易了。至于幼儿园条件是否很差，达不达得到办园标准，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卫生条件达不达标以及师资匮乏这些问题，根本是自主办园无从考虑的。

解决这些问题，重在保障农村学前教育的经费。要想结束农村幼儿园“有人承包就办，无人承包就停”的状况，首先就要解决投资主体问题，假如有条件的地方能够落实各级政财的投入职责，农村幼儿园的生存和发展才能有坚实的保障。

临行前，我说跟孩子们照个相吧。

老师让孩子们去洗脸。半盆水，23个孩子排队轮流洗，一会儿就变成了泥水，但是孩子们脸上的笑脸却是村庄最好的名片。

徐老师送我出门的时候，我称赞徐老师的

工作很崇高很光荣，任务很艰巨。我不是说恭维的话，我真心希望徐老师能够在现有条件下站好这班岗，不要像上任老师一样因为挣钱少而放弃这些孩子们。

##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村垃圾治理问题

四团（江西赣县）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市长研修学院 王江波  
国务院办公厅警卫处 姜政宇

因“晴三天干旱，雨三天成塘”而得名的旱塘村，也是此次我们“百村调研”活动第四团第一组的目的地。该村位于革命圣地江西省赣州市，自2008年新农村建设开展以来，在赣县“三送”活动工作组和自身村组织的共同努力下，硬件条件设施日趋完善，经济发展形势喜人。整个村落安静漂亮，整齐的水泥路旁是一排白色的太阳能路灯，两边是致富的农民相继盖起的漂亮小洋楼。走进村中，有大片的太空莲示范基地，下午的微风吹过，莲叶何田田。当地的村民骄傲地

介绍，到夏季荷花盛开之时会有很多远方的游客过来参观度假，带给村民不少的收入。置身村中的我们切实感受到了国家经济飞速发展带给农民的巨大变化，三农政策的贯彻落实切实带给农民的实惠。

但与这陶渊明笔下归田园居般诗情画意的优美画面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村里几个鱼塘边上堆积着的大片垃圾，细看之下，触目惊心。流经村边的小河，村里养鱼的鱼塘，山边的沟壑，是村民“约定俗成”的垃圾丢弃点。有些丢弃点甚至离最近的农户只有十几米的距离，大片的垃圾随意地丢弃在鱼塘边上，甚至有些已经落在了河里，五颜六色的包装袋、难处理的生活垃圾，就那么简单地暴露在空气中，漂浮在鱼塘里。当谈起这件事，村里的村民们都很激动：“老表们聊天时都会谈到这个问题，村里（的垃圾问题）真的该解决一下了。”

通过走访村干部和村民，我们了解到村里目前还没有有相





应的垃圾处理机制。之前，镇里给村里所有居民配齐“两桶一袋”，即清运垃圾桶、沤肥垃圾桶和环保垃圾袋，并按沤肥、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做初步分类，实行垃圾袋装、定时投放。但由于客观原因，村民将生活垃圾分类后无人进行统一收集处理，久而久之这“两桶一袋”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早塘村平均每户5口人，每户每天的生活垃圾量大概在1公斤左右，除去能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剩下的都靠村民自行处理，随意倾倒在附近的河里、山里，甚至鱼塘边上。目前，大部分的村民希望村里能实现垃圾的统一收集处理，避免对土地和地下水资源造成深度污染。

村委会往东走500多米，有一个小型的垃圾焚烧厂，走进焚烧厂，扑面而来的是一股难闻的垃圾焚烧的味道。据焚烧厂的负责人介绍，这个焚烧厂目前主要负责处理圩镇（江口镇）及就近三个乡村每天产生的垃圾，目前还没有能力处理早塘村的垃圾，垃圾清运车每天从镇里运垃圾到这里，每天运送过来的垃圾大概有20多吨，而这个小小的焚烧厂的日处理量只有3-5吨，处理不掉的垃圾他们会运到离村很远的一个山边的天然大坑进行简易填埋。

焚烧厂现在也面临一系列问题：一是资金短缺，现在该厂按每户每月交纳3元收取费用，而每天机器运转的磨损费用、工人的工资、汽车的油费和损耗、日常工具如工人的扫把、服装和口罩等，靠收取的3元垃圾费是远远不够的，缺口很大；二是随着经济发展及农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农村产生的垃圾量日益增大，按照现在的垃圾产生

速度，用来填埋垃圾的大坑估计最多再坚持7、8年；三是对附近环境的污染严重，垃圾焚烧厂的设备落后，功能简单，排放气体是否达标，是否对人体造成伤害都不得而知。

通过走访及实地调查，我们不难发现，随着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垃圾处理越来越成为村民十分关注的问题，也是镇村两级组织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

一是农村生活垃圾数量与日俱增，垃圾成分越来越复杂，处理难度越来越大。在垃圾随意丢弃点，我们看到这里的垃圾主要是一些难以再回收利用的塑料制品如食品包装袋、白色餐盒以及电池等。目前农村尚未有对这些垃圾的专门处理办法，主要是混合收集，混合处理，对土地、空气和地下水都会有很大的污染。

二是垃圾处理方式较为原始。从处理办法来看，目前早塘村主要有三种处理方式：简单堆放、简易焚烧和简单填埋。简单堆放，不仅占用了土地，也影响环境，容易造成空气污染、病源滋生地等问题，还影响了村容村貌；简易焚烧容易造成空气污染；最后，简单填埋的垃圾随着时间的推移，混



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使群众受益。此外，对塑料制品和电池等难以处理的垃圾，采用“户集、村收、镇中转、县处理”的模式，最大限度地改善农村卫生环境。最终形成多种垃圾处理办法相结合，走一条农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新路子。

合垃圾腐朽、发酵后释放出危害人体健康的气体，以及垃圾的渗透液对水体和土壤的污染，都会影响到农作物的生长和地下水，最终通过食物链影响危害人体的健康。

**三是农村地区环保资金短缺。**我们所调查的地区镇村两级财政都不具备支撑农村垃圾处理的能力。

“十二五”规划中特别提到：“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反复商榷，我们就旱塘村垃圾收集处理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建议：

**第一，因地制宜，建立各具特色的垃圾收运处置模式。**在农村垃圾处理上，可以采取不同模式的农村垃圾处理体系，如按照农村特有的生态环境走生态处理之路，每日生产的餐厨垃圾、煤渣、果皮等，可以通过统一收集之后，集中分拣，然后用生态处理的办法消纳垃圾。这样不仅节省了大量的垃圾处理费用，减轻政府和农民的负担，也大大

**第二，财政扶持建立农村基本保洁制度。**农村垃圾处理需要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持续支持，如县级财政落实专项资金，配置专门的保洁员和固定数量垃圾桶、垃圾车等，才能保证卫生长效保洁机制的建立。

**第三，创新管理，逐步完善农村垃圾处理处置考核评价机制。**村、镇管理中设置一定的奖惩机制，并积极开展垃圾处理和改善农村环境的宣传教育活动，开展一些如“星级清洁户”的评比活动，激发大家对环境保护的热情，形成良好氛围。

**第四，做强做大“文化旅游新村”，以经济发展带动环保理念的提升。**可充分利用各级资源的多重优势，对现有经济条件进行再开发，再挖掘，将“文化旅游新村”这个品牌做强做大，文化做长做久。在创品牌抓经济的同时，加大力度宣传环保知识，使村民自觉养成关注环境的习惯。

“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高生态文明水平”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相信，在市县党委和政府大力支持下，在旱塘村组织和村民共同努力下，垃圾治理问题将不会成为问题，旱塘村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

# 村子里来了“歌唱团”

十四团（陕西安塞）四组 中国人民银行 申世军

这两天每到晚上七八点钟，村里都很热闹。原因在于，村子里最近来了“歌唱团”。确切地说，是陕北民歌歌唱团，是由我们安塞团第四组九个纯爷们组成的。

向当地百姓学习一项文艺活动，是我们调研完成后汇报演出的项目之一。安塞是剪纸之乡、腰鼓之乡，同时也是陕北民歌的重要兴起地。剪纸太过精巧，腰鼓受条件所限，于是学习陕北民歌就成了我们的不二选择。其实陕北民歌早就听过，《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和《走西口》等已让我们印象深刻，我们也是兴趣十足，于是大家投入起来格外卖力。在这个村里，村民现在正处于忙碌时节，一般到晚上六七点钟才回家。我们好不容易邀请到了村里的两位会唱民歌的村民给我们当起了艺术指导。于是乎，在临时但却专业的“艺术总监”指导下，我们一众爷们就甩开了嗓子练习起来。

陕北民歌的特点就是粗犷、浑厚、含韵悠长。对我们这些来自北京未接受过系统培训的人来说，一开始我们嘴里唱出来的民歌类似于鬼哭

狼嚎。人家都是歌声委婉，余音绕梁，我们一唱出来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鸡狗跳墙了。于是，在这个原本宁静的小山村里，就有了这九个纯爷们的演唱会了。

再难听的歌声看来也有听众。方塔是一个村民业余活动、文化活动非常单一的小村庄，调研中了解到，农民几乎唯一的文化娱乐活动就是看电视。因此，本来就在村里已经引起关注的几个年轻人，用不标准的发音也吸引了不少观众的到来，周围渐渐多了些村民的身影，或抱着小孩，或还带着农具，或者散步而来，有妇女，有年轻人，也有大爷大妈。有了村民的捧场，我们练歌的兴趣愈发高昂，也逐渐找回了跑到十万八千里的调子，渐渐有了陕北民歌的一点点味道。

今天下午是我们第二次系统练歌。陈世

龙大哥当起了总策划和总导演，除了纠正发音，还要修改歌词，设计动作，指挥得有板有眼，有模有样。终于，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练习，我们的队伍基本成型，也基本能够脱



稿唱出并不太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了。为了检验我们唱歌的效果，同时也是找出不足，我们邀请了几位村民给我们当起了观众兼评委，纠正我们的发音准确性和动作一致性等，于是，我们便把用心的演唱献给了共同生活了五天的方塔村父老乡亲们。

练歌结束后，大家都是意犹未尽。再回到各自院子里后，隔着几十米远又开始唱起了刚刚学会的民歌。于是乎，宁静的方塔村里又传出了看似“抽疯”实则粗犷

的歌声、喊声。这喊声夹杂着阵阵回声，许久不能散去。

在这个文化活动相对匮乏的村落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给这个村庄、给淳朴善良的村民增添点点的欢乐，或许我们卖力的演唱只能带来他们会心的一笑，但这已是我们莫大的满足。我在想，若干月或若干年后，如果村民在聊天时，会偶尔想起我们这九位年轻人在这里生活过、调研过、歌唱过，也许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

---

报送：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共青团中央  
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分送：“百村调研”总顾问单位领导及顾问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分管书记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机关团组织

---

来稿请发送：gjjgtgw@yahoo.com.cn 传真：68850619 联系人：魏皓阳 68850648  
相关信息请关注“最爱共青团”博客 <http://blog.sina.com.cn/zygjjgtgw>